

■ 新闻关注



泰国17岁少女选美夺冠 回乡跪谢拾荒母亲

泰国一名17岁少女阿敏家境清贫，母亲拾荒供她念书。阿敏参加了一次选美比赛并摘下桂冠，她戴着桂冠和饰带回到家，见到正在收拾垃圾的母亲，马上跪地拜谢恩情。



84岁默多克被曝 恋上59岁美腿名模

现年84岁的传媒大亨默多克有了新恋情，女友是现年59岁的前名模霍尔。最近一段时间，两人被曝在加利福尼亚州一起度假。霍尔是大名鼎鼎的滚石乐队主唱米克·贾格尔前任女友。



为博妻子一笑 大叔粉红裙子穿了12年

一名叫Bob的大叔，为了博得患有乳腺癌的妻子笑容，穿上了粉红色的蓬蓬裙。而他这一穿，就是12年。Bob是一个摄影师，会在他工作的每一个地方都拍下一张滑稽的照片发给妻子，以博妻子一笑。他的故事感动了很多。



女黑手党分子 网晒奢华生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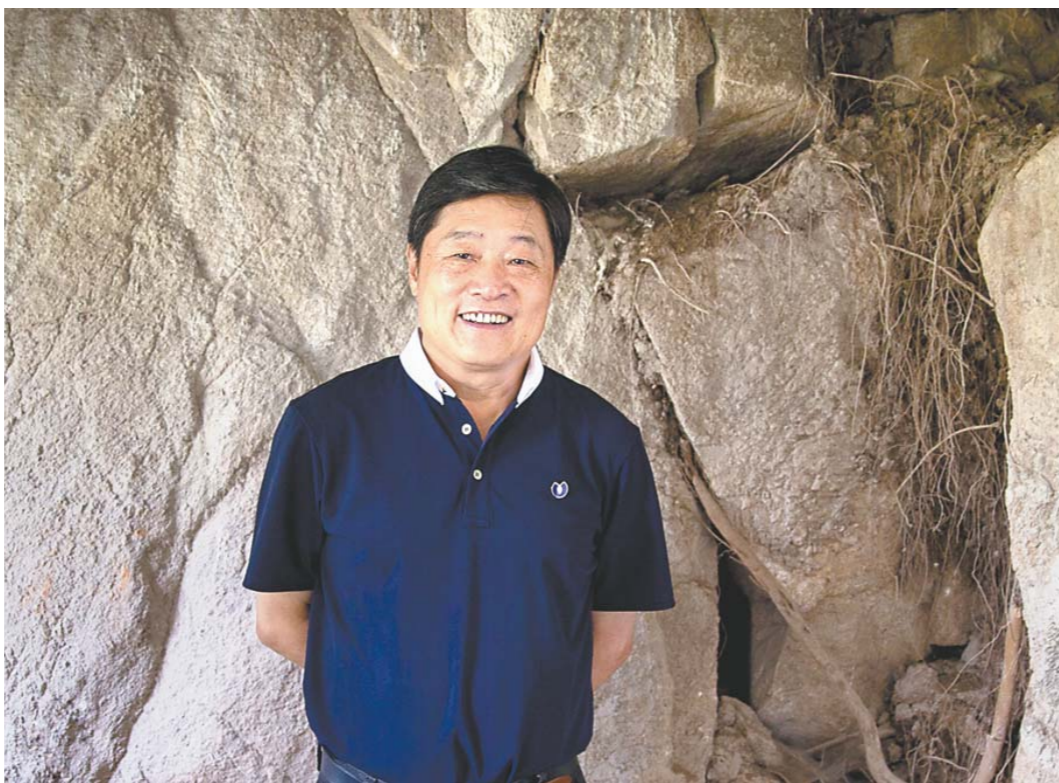
墨西哥女子克劳迪娅·奥洽·菲利克斯如今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，但她同时也是一名黑手党人。她经常在社交网络晒出自己的奢华生活，比如贴出手持AK47突击步枪，或身着紧身裙的照片。

周末人物·中国新闻名专栏

一个国家没有英雄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失去了产生英雄的土壤。英雄谢幕，小人就会粉墨登场。这就是北宋亡国的真正原因。不是女真的铁骑厉害，而是我们的腐败，使兵不思战，将不思国。哪怕武装到牙齿都会亡国。GDP上去了就会强国的逻辑是不成立的。“娱乐者死，忧患者生”，这是历史的教训。

熊召政：心中都要有英雄

□ 本报记者 逢春阶 实习生 赵准



熊召政说，在数次探访宋、辽、金三国的诸多遗址后，萌发了“大三国”这个观点。

8年前，第一次用短信形式采访于丹，而今短信不赶趟了，“微信群访”粉墨登场。

熊召政原来是个诗人，他的诗《请举起森林般的手臂，制止！》曾获全国优秀诗奖，他曾下海经商，后来又重新拿起笔，潜心研究历史，用了10年时间写出长篇小说《张居正》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。10月15日，他的最新长篇历史小说《大金王朝》第一卷《北方的王者》在首都博物馆举行首发式，小说写的是宋辽金并立的那个“大三国”时代。

在首发式上，熊召政说，《大金王朝》第一卷《北方的王者》还原了金国皇帝完颜阿骨打一举攻克辽国燕京、辽宋金三国外交斡旋的历史细节，也还原了重大历史拐点的内政外交与国民心态。写少数民族政权金国，是想“抛弃汉人自大的心态，平行地看待中华民族各个民族的英雄们”，通过完颜阿骨打等人的英雄创业，来观照北宋灭亡的原因，6万人如何打败辽国的30万军队？为何打败北宋80万禁军？如果国家无英雄之气，亦无产生英雄的土壤，腐败丛生，那么注定娱乐致死。

首发式后，熊先生接受了微信群访。采访形式的变化，带来了便捷，但也造成了信息的同质化。窃以为，采访即使不能面对面，最好还得一对一。

我们拟好了提纲，熊先生很认真地给予答复。并说：“我基本没有用文字的方式来答记者问，这是第一篇。当年《张居正》也只接受了一家刊物的文字访谈。”

熊先生的答问，本报发表时，略有改动。

“娱乐者死，忧患者生”

问：首先祝贺你的《大金王朝》出版。这是一个大工程。习近平总书记说，“把跨越时空、超越国度、富有永恒魅力、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。”我们认为，《大金王朝》传递的就是这种文化精神。你能否用最概括的话对这本书作一个评价？

答：《张居正》出版不久，大约是2003年，我就开始关注“宋、辽、金”三国历史了。对这本书素材及史实的研究，从时间跨度上来说，比《张居正》更长，也更广阔。我注意到媒体对这本书的报道，有一家媒体总结我的观点，选了一个题目叫“娱乐致死，实干兴邦”，这八个字与我写作此书的初衷，庶几近之。

问：你说，最初萌发了要写大历史小说时，是看了李宇春的横空出世。巧合的是，那天李宇春成为“超女”的晚上，我在北京，也跟一位作家在一起。他当时说，“超女”诞生，看到了民间的力量。而你却看出了“娱乐致死”。你的幽默，让我很惊讶，你的文化姿态，跟早年获奖的诗歌《请举起森林般的手臂，制止！》一样，是一成不变的。《大金王朝》是一部忧患之书，惊醒之书，不知对不对？

答：“娱乐者死，忧患者生”，这是历史的教训，也是我的观点。当然，我并不是排斥娱乐，而是警惕娱乐化社会，这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。2006年，我写过一篇长文《醉里挑灯看剑》，就是以辽、金、宋三国的争斗为线索，讲娱乐化社会对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巨大危害。

历史上，腐败的中央政权，一旦发生信仰危机，总有一支铁骑从东北或西北，向中原万马奔腾而来，使汉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和继续强大，生生不息，五千年文化不断不只是汉人的功劳。北宋有80万正规军，辽有30万铁骑，完颜阿骨打只有15000牧民，他们骑着马，从每个地方赶到阿城的皇帝寨，响应酋长的任务，没有正规军，都是猎人和牧民，发展为东路军3万，西路军3万，最终打下了汴京。对中原人来说，这永远是历史的创痛。

《大金王朝》第一卷写的是今天的北京，那时叫辽东京，也叫燕京。我写金从关沟向居庸关进攻时的历史。处理这些素材时，我要翻越很多心理上的障碍。汉人无能吗？汉人不是无能，是因为当统治者错误的国策。北宋当时的GDP在全世界无与伦比，占一半多。当时的发明创造，比如《清明上河图》的造型复杂的木质拱桥，宋徽宗发明了热水瓶，自创瘦金体书法。1101年他登基，这一年苏东坡去世。民族崇拜英雄，当时英雄是苏东坡。到宋徽宗时柔弱不堪，取代苏东坡成为英雄的是李清照，“凄凄惨惨凄凄”，这种声音传递出去的是奢侈、浮华、浅吟低唱。有智者说了16字：黄口小儿且习歌舞，斑白老人不识兵器。整个国家没有英雄之气了。一个国家没有英雄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失去了产生英雄的土壤。英雄谢幕，小人就会粉墨登场。这就是北宋亡国的真正原因。不是

女真的铁骑厉害，而是我们的腐败使兵不思战，将不思国。哪怕武装到牙齿都会亡国。GDP上去了就会强国的逻辑是不成立的。最强的是每个人心中都有英雄，国家才会强大。

六年前定了这个主题，十八大后，中央大力反腐，可喜的是，风气自上而下，风俗自下而上，风俗风气相为激荡，是为风尚。出现的人物就是风范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作为作家必须以我的使命感来纠正国家民族出现的问题，发出一点作家的声音。

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我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文艺座谈会，听习总书记讲他对文艺的看法，他说文艺不能做金钱的奴隶，好的作品太少，有高原没有高峰，他提出很多批评和希望，比如说文艺不能离开人民，人民也需要文艺。一年后我拿出这样一本书，为文艺拿出答卷，是好了坏，我相信读者会作出评判。

古人胸怀值得我们学习

问：我们认同你的辽宋金“大三国”历史观，只有从骨子里认同大历史观，才能从空间上、精神上丰富中华民族的根脉。这个“大三国”，你最初的萌动，是什么时候？有具体原因吗？

答：在2007年，我在数次探访宋、辽、金三国的诸多遗址后，就萌发了“大三国”这个观点。在公元十世纪到十三世纪这段时间，中国大地上相继出现了六个王朝，除上述三个外，尚有南诏、西夏与吐蕃。我的书主要以宋、辽、金三国之间的政权更替为主线而涉及到其他三个王朝。我认为，中华民族的文化，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，它既有中心，又是多元的。承认每一个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贡献，才是真正地尊重历史。在这一点上，古人胸怀值得我们学习。如中国的二十四史中，就有辽史和金史。传统的史家，承认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贡献，承认他们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历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问：从牵涉内容上说，我们感觉《大金王朝》比《张居正》要难写。《张居正》的时空对一个汉族作家的来说，是完全陌生的地方，需要从头开始，主要难在哪些方面？是细节，还是气魄？

答：我曾笑言，罗贯中先生的《三国演义》，写的是小三国。当时，魏、蜀、吴三国的人口加起来不到二千万人，国土面积不到七百平方公里，而宋、辽、金却是一个大三国，人口有一亿二千万，国土面积也差不多有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公里。今天看起来十分遥远的贝加尔湖、库页岛等地方，那时都在大中华的版图内。在这辽阔的大中华版图上，各个民族的文化既有融合，同时也彰显个性。三个国家都通用汉语，其国家制度也都承袭汉唐。研究三国既有相通又各自发展的国家典章制度，以及不同民族的风俗、文化心理与生活习惯，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。但一个历史小说家，首先要乐意接受这样一些挑战，否则，他的小说只能是戏说或者是不

负责任的臆想。

问：历史材料的考证做了些什么？
答：真是比《张居正》还困难的事。《张居正》的政治文化形态只是一种，《大金王朝》这本书是三个政治文化形态。几部重要的书必须认真研读：宋史、金史、辽史……三朝汇编等等。这些解读正史的书，在我家堆得到处都是。还有反映东北历史的书，比如欧阳修作为宋朝高官当特使到辽国，这些文化人留下的笔记也要看。国外学者研究历史的材料，比如关于萨满教的仪轨和特点，还有民族变迁，比如巴瓦尔族，散落在蒙古和东北，作为部落要去考察。我写这么慢不是我太不聪明，是因为没这么长时间消化不了这些资料。

我更愿意追求油画的风格

问：现在进入互联网时代，众声喧哗，好多读者都失去了耐心，在小说节奏上，你有哪些考虑？和之前的《张居正》比，在写法上有哪些改变？你的读者阅读预期达到了吗？

答：《张居正》采用的是章回体，因为是写一部纯汉人的小说，用传统的小说形式便于读者接受。但在《大金王朝》这部小说中，我采用了较为流行的欧化小说的写法，这一是因为契丹与女真民族的语言习惯与汉人有很大的不同，更展现了不同种族、不同环境中语言的丰富性，我不能让这本书的语言同《张居正》一样典雅。故事决定小说的结构，语言决定小说的气质。在这两点上，我都改变了《张居正》的写法。

问：有人说，写诗的人，不适合写小说，诗的语言是高度凝练的，而小说需要叙述，叙述难免就枯燥。你的诗人身份和小说家身份，在写作时，是不是有不兼容的地方？

答：在《张居正》的创作谈上，我曾向采访者回答了这个问题。我的梦想是写诗性性的作品。我选择写历史小说，是因为我是历史学者，又是诗人。若用好这两个特长，就是诗与史的结合。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，我的小说中随处可见我的这两个特点。

问：现在好多历史小说，是戏说，很不严肃。我们还发现，有的作家写历史小说，知识准备根本不足，漏洞百出。比如，把简体字还原成繁体字以后，再出笑话。“王后”本来就是现在这个“王后”，有的作家却干脆还原成繁体字双立人那个“後”，就是后边的“后”，国王后边。对当代流行的历史小说，你怎么看？

答：打个不恰当的比方，历史小说有多种面孔，有的像漫画，有的像水墨，而我更愿意追求油画的风格。虽然油画像摄影一样逼真，但比起摄影来，油画是更高的艺术，它反应的真实，是不脱离真相却又更是更高层次的艺术的真实。

问：我们看到你实地去考察的报道，你的行走，仿佛在丈量我们的文化长度、厚度与广度。我们记者常常说，脚板底下出新闻，你是脚板底下出小说。通过写作《大金王朝》，肯定有了独特体验，能让我们分享吗？

答：古时将佛门的出家人背着行囊遍历深山

古刹参访高僧大德的行为，称之为“行脚”。我常喻自己是文学的行脚僧。行脚的过程很艰难、曲折，甚至很枯燥，但一旦找到需要的东西，却又欣喜若狂。

问：第二卷《降龙的骑士》，第三卷《帝国的崩塌》，估计什么时候竣工？你已经进入耳顺之年，写作节奏是不是放慢了？你熬夜吗？写作时间主要在哪个时段？

答：我想，后年的秋天我会写完《大金王朝》三卷。这乃是因为我在写第一卷之前，就已经完成了全书的结构，最难写的是第一卷，余下两卷就会快很多。一年一部吧。我很少熬夜，晚上最快乐的事情是逗小孙子开心。

问：《大金王朝》写得最开心、最顺利的是哪部分？而哪部分是最难写的？现在好多历史小说，为写性而写性，你在这方面的处理，有什么样的考量？

答：《北方的王者》动笔我就很开心，写居庸关大战，将金、辽双边的态势酣淋漓地烘托、渲染，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，然后再用闲笔将战争的紧张进行稀释……我的小说从不回避“性”，但也不会把“性”当作噱头来吸引读者。

要调整“唯我独尊”的心态

问：在第一卷中，你有一段写了完颜娄石的话：“生女真不开化，认死理，但从不说假话。熟女真真了原居地，到了契丹与汉杂居的地方，学了一些不好的东西，如贪婪、奢侈、说假话不脸红等等。”对生、熟女真的比较，可谓针砭时弊。这里面有很强烈的批判意识，你写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个当代的靶子？对准靶子在写？

答：一切历史都是当下史，曾有记者问我：“你的写作是不是借古讽今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我从未借古讽今，倒是很愿意以古鉴今。”

问：中国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，我们看到汉文化的古老，看到汉文化的不够用，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中华文化的适应性有自我调整和自我更新的能力，有汲取和消化外来影响的能力。我们看到《大金王朝》后，感到中华文化的吸附力强。这对我们今天实现传统文化的“创造性转化”，有什么启发？

答：放宽文化的视野，调整“唯我独尊”的心态。汉人应该有这种胸襟，各个民族的精英也应该有这种胸襟。中华文化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不同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，也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，我们首先要热爱它，然后要发展它，创造它。

问：你是南方人，却一步跨到了北国。用南方人的细腻，对应北方人的粗犷。你有这样南北差异感受吗？

答：南北差异事实存在。我在采风与写作过程中，这种差异几乎如影随形地跟着我。但我早就过了不适应期，进入蒙古高原，或者回到小桥流水的南方，我没有舍此就彼的感觉，我怀着同样的赞美之心，欣赏我的书中描写到的每一片土地，每一处民俗。

问：你最近在读什么书？你平时关注娱乐界的新闻吗？

答：我读的都是历史书，我极少关注娱乐界。当然，偶尔还看看新闻。

问：你早年的诗作还在流传，你还写诗吗？

答：我一直在写诗，只不过发表的欲望不是很浓了。我的诗人朋友和读者很难看到我的诗了。但我还在写，只是产量没那么高了。有些新诗一直在我的行囊里，等我写《大金王朝》完成，说不定又要写诗。话剧就是把小说和诗的结合。所有的台词要和诗一样美，结构要比小说精致。我尝试各种文学方式，就是在寻找哪个题材用哪个方式表现更好。

问：你是著名诗人、成功的企业家、小说家，还是编剧。你最认同哪种身份？怎么分配自己的时间？

答：合理安排时间，我不会打牌，不会唱歌，很少应酬，这样就省了很多时间。如果我疲劳，就写写书法，如果在旅途有感而发就写诗，成块的时间我用来写小说、当编剧。人家说你这么多身份时间够吗？我说，所有的前提是定好自己的身份——书生。书生无论是写诗还是创作、写诗，只是表现形式不同。中国古代的书生有不能。分众传媒就是一个人分成很多身份。很多身份集合起来就是一个身份。

问：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，你到过山东吗？到过什么地方？

答：我到山东很多次了，无论是“鲁”还是“齐”，我都多次去过，我崇敬孔子，也热爱他生活过的土地。

在污垢中找到洁白

□ 春阶 赵准 整理

在微信群访中，熊召政先生一上来就跟群里的记者打招呼：“我虽然没有看到过你们，但我能感受到你们的存在。”

有记者提出，很多作家挖一个朝代就不深挖下去，而熊先生则是不断给自己制造困难，开拓新的疆域，是不是有英雄情结？

熊召政说：“我从小就崇拜英雄，从小滋养我的不是李清照的诗。我写诗，有这样的句子：‘祖国母亲，我是你大手大脚的儿子，我要用双手双脚丈量你’。其实我的手很小，连茧子都没有。我赞同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的观点。陆游的诗让我很感慨。他与金对抗，却打不过金。为什么他们打不过金，金到底是些什么人？我到了阿城，走访后明白了，宋朝文化使者（由苏东坡向李清照）的转换，说明健康文化远去了。而健康的生活方式、健康的思想方式成就了金人。英雄情结让我写这本书。我是地道的汉人，我来写金。少数民族自己写可能会夸大，那我来写。”

有记者问，考察期间，具体寻找到了什么？熊召政说：“我有一次到辽辽京，就是天祚帝打下的辽都城（辽是五京制），我去了后早上四点半起床到宫阙，等到天亮，见到一群羊，看到在当年辽天祚帝接见大臣的地方，成了草场。辽是当年最让宋头疼的，侵占了唐留下的大部分土地。这样强大的王朝，当时的宫殿却成了牧场，时间可以打败所有的对手，时间也可以洗涤所有恩怨。那时的北京只是陪都，是辽建立的，人口仅十万，今天的北京却是世界级的繁华都市。最早的开创者的陪都成了繁华都市。我怎样站在时间之外俯瞰这一切，审视这一切，感受告诉读者呢？必须埋头用心写下去。”

有记者问，《大金王朝》中真实和虚构各占多少？希望把这书当正史看还是当演义看？熊召政说：“回答这个问题有些费劲，它既是历史著作，也是文学著作。真实的历史线索是主干，大的人物框架里，我正正历史，但人物之间的虚虚实实，历史上没有记载，因为史学很干巴，变成文学著作就要填上血肉，就免不了虚构，但历史的真实取决于细节。考证的结论附着在人物事件的描写上就是有力量的。史学上的历史在真实，文学的力量在于人物的再生。”

熊召政最后感慨地说，书写时难度最大的地方，是把枯燥的历史变成生动的小说。历史不是故事，是记载发生和结果。怎么让故事好看？当时的1123年，辽代的萧太后镇守燕京，春节，燕京陷落。历史就记载了这么多。要把这几个字写成小说，就要从历史上找到情节、线索和演义这段历史的人。“我一直记得考察之初，我从加拿大飞回中国武汉，休息了一天，时差没倒过来就飞到零下20多摄氏度的哈尔滨阿城（完颜阿骨打在阿什河流域的建国之城）。茫茫大雪掩盖着历史的废墟。或者，大雪下掩盖着历史。我找来一个瓶子，装上雪，这瓶雪后来放到我的冰柜里。化掉后，洁白的雪下面有一层煤灰，这让我想到历史。洁白的历史，一定有污垢和煤灰。怎样在污垢中找到洁白，这是文学家的责任，怎样在洁白中找到污垢，这是历史学家的责任。”